

[海南赋]

海南新赋

□ 黎伯言

琼州旧府，国岛新名。地处祖国南疆，毗邻南亚友邦。面对北部湾，坐落太平洋；西邻东盟诸国，南括南海群岛。襟大海而控南门，拥大洋而固屏障。疆土辽阔，地貌异常：中高周低，呈漏斗形状；坡阔地肥，似天然粮仓。群山巍巍，苍林蔽日；绿水莹回，碧海苍茫。大海与蓝天一色，霞光与艳阳飞扬。雪浪飞花，船只泛影，海鸟击水，渔歌晚唱。海岛景色，独家风光；原始森林，迷幻景象；温泉、瀑布，云蒸霞蔚；民族风情，国色天香。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山明水秀，万里画廊。雨量充沛孕湖光山色，阳光充足育鸟语花香。游人与景色共醉，牧童与绿草共欢。锦绣美景，迷人风光。天然氧吧，宜人类居住；风调雨顺，适作物生长。海有各种鱼类丰食客餐，山藏禽兽贵木供游人观赏。腰果、芒果、榴莲，饱人口福；铁矿、石油、天然气，兴业富矿。宝岛福地，吉祥安康。天生丽质，吸天地灵气，融于一身；揽物华天宝，荟萃一方。瑶池仙境，传子孙享福；人间天堂，供世人分享。

远古海岛，一片荒凉。文化沙漠与荒岛齐名，一穷二白与“琼”字同音，屡当流放之地，贬官心惊胆寒；每读流亡之作，夜闻猿啼猴鸣。史记汉武称帝，收回中央集权。始建珠、儋两郡，派官镇守边关。黎族同胞，海岛祖先；汉人后裔，随后入迁。汉人传授文化，客商交换产品，从此岛民才得启蒙，居口学会经商。曾有苏东坡贬官设教，后有黄道婆传授纺织。从此织造黎锦文化，教育为英才摇篮。进士举人，如鸟归山林，林密鹏举；才俊名流，似鲤鱼得水，水深鲲长。邱进士，才倾诗魄；海青天，义薄云天；白玉蟾，学贯九流；邢福义，才高八斗。鍾灵毓秀，人杰地灵；藏龙卧虎，起凤腾蛟。

今观海南，中央主考，国旅为题，海南执笔，全国加彩，谱写新篇。海南紧锣密鼓，趁浩荡东风，雄居国家战略地位，扬帆起航；特区马不停蹄，借强大动力，站在历史崭新起点，展翅高翔。总书记前头引航，要当排头兵；温总理敦促在后：“抢占制高点”。起步虽晚，基础虽差，雄关漫道，红旗漫卷；坚冰已破，航道已开，红旗在风，光明在前。京华决策，高瞻远瞩，指挥若定，稳操胜券。千里之外，遥控有方，扶摇上天。

今观海南，艳阳高照，浪卷云涌，如画江山。奔声和着涛鸣，哨音响彻云天。第二轮开发，促第二次创业；新一期改革，助又一波发展。瞄准国际旅岛高标，整治低级旅业摊点。看今朝，政通人和，国富民康，生意兴旺，前途灿烂。西部工业走廊，像雄鹰展翅，穿云破雾，直上蓝天；洋浦自由港区，似航空旗舰，乘风破浪，引航在前。纸厂泻银，原油滚金，燃气涌泉，化肥飞银。铁骑呼啸风驰，流星腾空在即；海、陆、空，立体交叉，东、西、中，一脉贯穿。万倾碧波起宏图，南北天堑走平川。电塔高耸入云，通信纵横大洋。星级酒店，星罗棋布；高级场馆，密如蛛网。海棠湾，引李嘉诚包揽；东海岸，招外巨商加盟。国际旅岛，激主板牛市，股民兴趣倍添；房产升温，促财源激增，国民总值飙升。南菜北调，菜农喜不自胜；鱼虾远销，渔民网添财。新闻喜事目不暇接，惠民政策心如蜜甜：再不愁孤岛无援，再不愁工资难筹，再不愁看病药贵，再不愁读书无钱。日看城乡，高楼林立，新车日增；夜观村寨，万家灯火，歌舞升平。汽车开进农家村舍，高楼落户平常人家。吃肥鱼，点烤鸭，谈人生百态；跳黎舞，哼民调，话各族变迁。听椰风海韵，诉说沧桑桑田，惊涛骇浪，评述天上人间。

旅客进岛，游兴正轩。度蜜月，新人海誓。荡天涯，祝大寿，老翁祈福南山边。国际峰会云烟卷，购物观光欢声喧。吃文昌鸡香，赏和乐蟹肥，品东山羊美，夸嘉积鸭脆。尖峰岭上，聆听山林鸟鸣；毛公山下，喜闻黎族话仙。植物园区，无不交口赞美；兴隆温泉，饱尝咖啡香甜。博鳌论坛，调侃人首风采；儋州共舞，品味民调韵甜。

雷霆乍响，空客满载飞临；队旗飘飘，旅团列队万千。白沙滩凝霜，碧浪串串，外宾浴醉休闲；丝竹纤歌，觥筹交错，游人乐似神仙。银鳞为惊叹，高鸟为之欢颜，行云止步观赏，流水赞美低吟。

嗟夫！车挤道窄，车轮不让路基；客多房满，客源不待馆建；黄金季节，人多为患，确实一房难求。须来日，低矮岛屿，饮誉五州；世界美谈，锦绣花园。

悉尼——澳大利亚最大也最美的滨海城市，享有“南太平洋的明珠”美誉，其璀璨之处更是剔透的多棱镜，不止一面靓丽。笔者上次到悉尼探亲，写过几篇短文记述观感，一晃五年，人已垂老，2009年7月——澳洲最寒冷的月份，笔者再次踏上大洋洲的这片热土，数月见闻自然有些新的感受。身为退休老人，对她靓丽的一个侧面——尊老助老的社会风貌特别敏感，亲身感受到这份温暖，不吐不快。遂择其精粹，写成几篇新的观感。

先讲几段椅子的故事——

机场的轮椅

启程那天是周末，我和老伴从海口经香港转机，第二天上午飞抵悉尼国际机场。步出机舱，望着长长的走廊不禁犯愁：年逾古稀，腿已先老，出行要拄拐杖，在香港机场，我俩是花50元港币坐电瓶车到登机门候机的。在这里又要用澳币雇车代步？犹豫间，忽见一金发青年用轮椅推一长者急匆匆从身边走过，我不由得环顾左右，见右边不远处靠墙有两辆轮椅无人看守，也没上锁，想必是机场为脚腿不便的旅客准备的。同行的老伴走过去推出一辆让我坐上，推着我走长长的通道，再取行李，过安检，轻松走出偌大的机场，到机场迎接的女儿推着轮椅径直推我到地下停车场。正如在海口机场送行的儿女的祝福：一路平安。

事非偶然。有一天在女儿家上网，无意中浏览到一则博文，讲的也是在悉尼机场

[岁月山河]

静水深流 记忆里的小镇时光

□ 吕小丹

冠南，一些拼凑起来的记忆

没有花香潺潺的诗情，没有江南意。烟雨的写意，冠南，一个古朴的小墟，以它独特的姿势静静地在我心里站成了故乡的模样。

记忆开始在心里不深不浅的地方，不浓不淡地痛起来。

最先浮现在眼前的是气韵雅逸的冠南书报社，已经记不清有多久不曾走进它的大门，也已经渐渐淡忘它曾经拥有过的辉煌，但那浓浓的书墨香却长久地停留在了我的心头。记得小时候每次去赶集，我最喜欢钻的地方就是书报社。看到那么多的报纸、杂志、画册，整整齐齐地罗列在书架上，心便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或站或坐或蹲，一段闲散的时光就在这层齿留香间消磨掉了。

被书香浸染的日子连梦都开始变得书香味十足起来。于是开始幻想自己的书斋也能如黛玉一般，放满了自己喜欢的书籍。多年后的一个冬日的黄昏，透过斑驳的记忆的影子，我清晰地看到有个女孩静静地蹲在书报社的一角，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在海阔天空的闲聊阔论中，一次又一次贪婪地享受着阅读的盛宴。

一路行来，那个时候的书报社，宛如我们手中无法留住的青春一样，渐渐老去。一直记得冠南小学里面有一栋黑色的破落的楼。名曰“兆松楼”。读小学的时候，关于“兆松楼”的故事很多，每个版本都是那么地引人入胜。

犹记得每次晚修过后，住校的我们便常常围坐在一起，听姐姐们演“兆松楼故事集”，那情景远比小时候守在收音机旁听故事会还要幸福、还要刺激。“兆松楼”的故事情节往往比“海的女儿”更凄美缠绵，比“七侠五义”更刀光剑影，比“一千零一夜”更神奇无比。

因为“兆松楼”，那些小小便离家住校的女生们不由得渐渐断了想家的念头，把孤寂的住校生活过得暖香无比起来。

那时候的我常常站在阳光下审视这一栋神秘的楼房，很是不明白它颓废中的美丽。它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里面充满了甜甜的至命的诱惑，而年幼的我

总是极力地想从它落寞的容颜中读出些许沧桑，或者是读出些比学姐们的演说更加神奇千百倍的故事来。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想给学校编首校歌，于是就把“兆松楼”编到了歌里面。每次用愉快的心情把“兆松楼”唱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它真的已经不再变得格格不入了。

事隔多年，等到我真正弄明白“兆松楼”是一位华侨英雄大爱的象征时，一栋崭新的楼房便以清丽的形象出现在了眼前，“兆松楼”三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栋黑色的破落的楼房便已变成了记忆的一个注脚。

从人声喧哗的集市走出，在新市场的后面，是已经变得荒芜的老戏场。那一张张凹凸不平的石凳印满了岁月的痕迹，戏台上是一大片一大片凌乱不堪的记忆，它们深深地根植到了心的深处。

这里曾经是冠南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每当有电影或琼剧开演，这里总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卖零食的小摊，长长的投影，黑白胶片，锣鼓声。人潮涌动中，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幸福从天而降，轻轻地落在了每个人的肩头。

而今，一切都变得那么安静，只有时光轻轻地舞在老戏场的四周，交头接耳地诉说着曾经的曾经。

总是会有那么一些美好的东西，总是会有那么一些难忘的记忆，被岁月偷偷地刻在了墙角。

清澜，梦里遥远的幸福近在身旁

初到清澜的时候正值盛夏，太阳明晃晃地亮着，高而湛蓝的天空干净透明，没有飞鸟的痕迹。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而空洞，只是空气中那种咸咸的潮湿的海的味道，让我有了丝丝归属感。

初来乍到的我总是以一种猎奇般的眼光静静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却从未想过它会在我未来的生活里留下太多太多的轨迹。

那时候的我常常站在阳光下审视这一栋神秘的楼房，很是不明白它颓废中的美丽。它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里面充满了甜甜的至命的诱惑，而年幼的我

学校骑车回到哥哥的住处，我总是被溅得一身泥泞。陌生、孤独，加上疲惫，让我不由在心里对清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排斥感。

幸亏那时街上已开始有网吧存在了，每到周末我便往网吧里跑。那时最常去的是老市场对面街的“超越网吧”，几台电脑，狭小的空间里刚好容得下我的寂寞与忧伤。渐渐地，我迷恋上了那种用键盘写字的感觉，大把大把的美好时光里，我在虚拟的网络上写着大段大段的文字。那是一种把字写在水上的感觉，我乐此不疲，慢慢地用文字化解了心中那一团深重的忧愁。

后来，哥哥因工作关系调离了清澜，我便住到了学校里。学校远离尘嚣，环境清幽，于是，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疏离感便渐渐散开了。有了自己的空间后，我开始大量地买书，每当床头摆上满满的书，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富足。那是一种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听着舒缓的音乐，品读着精致的美文，偶尔给三两好友写写信。生活的恬淡散发出了一种极致的美，那份平容淡定的内心不由使我渐渐喜欢上了清澜，以及所有与它息息相关的一切。

后来，破败的街道变得越来越干净，坎坷的路面变得越来越平整。华灯初上，宽阔而笔直的街道上全是耀眼的明亮，如果这个时候走出家门，心都会因为夜的多情而变得柔软无比起来。

一直怀念休闲舞场营业的那段时间，那时的我个性执着，表情认真，所有的舞曲我都只与虹飞一个人跳。我们像两个快乐而天真的孩子，在舞场上恣意地挥洒着自己的青春。“达维”过后，休闲舞场也渐渐停止了营业。繁花落尽。

青春散场，所谓的山盟海誓，所谓的沧海桑田都变成了心底深深浅浅的痛。

没有舞跳的日子，我们又加入了跳健身操的行列，从休闲舞场跳到文明园，再到后来的西沙招待所。我喜欢运动的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感觉青春就是应该如此活力四射。遇上不跳健身操的时候，我们会沿着长长的街道跑步，从学校到开发区，再到文明园。我们边跑边聊，直至夕阳西下，夜色如丹。散步回去的时候，我们总会遇到三三两两散步的人群，他们或说或笑，空气溢满的全是幸福的味道。

后来的后来，我们渐渐迷恋上了打沙滩排球。我喜欢傍晚时分那段美丽的打球时光，在高隆湾国家沙滩排球训练基地轻沙细软的沙滩排球场里，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排球，它们体态轻盈，在打球的人们手上一来二去，引来一阵强似一阵的喝彩声。那一刻我才明白排球原来竟是一项如此可爱的运动。

刚开始打排球的时候，我总是带着一点点童年时代的阴影，越害怕就越容易受伤。后来慢慢学会放开心态，再也不会意肿痛的双手，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以来，我总是喜欢把疼痛无限倍地扩大。有些伤痛，真正触碰的时候，永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痛。

清澜的海岸线非常迷人，椰风海韵，点点归帆醉斜阳。每年中秋，高隆湾的海边总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长长的海岸线上，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

你摆月饼，我点蜡烛，红红的烛光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是那么红艳艳。我喜欢这样一派人间烟火的景象，那些围在父母身旁欢乐嬉戏的小孩，那些携手并肩看烟花的情侣，还有那一群群对月畅饮的亲朋好友。

月光皎洁，海浪轻响，在蜡烛和烟花的轻烟缭绕下，整个沙滩就像是笼上了一层薄纱。每当这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张若虚的那一首《春江花月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在这样的月色中行走，很多时候，我常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沾染上了仙气。

相对于高隆湾的热闹繁华，我更喜欢白金海岸的清新怡人。每一次行走其间，心总归会变得特别的淡定，尘世间所有的东西开始在心里慢慢沉淀，忘记烦恼，忘掉哀伤。蓝天碧海，细沙白浪，错落有致的风情建筑，在这里，似乎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天堂的阳光。

有些时候，我喜欢坐在遮阳伞下，静静地看着潮起潮落，人来人往。或执着，或脆弱，或感伤，所有悲伤的过往慢慢从心里褪去了原来的颜色，剩下的只是一抹平和。

人们常说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当真正爱上清澜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梦里遥远的幸福它一直近在我的身旁。



雨后 (油画)

周建宏 作

[海天片羽]

悉尼拾粹

□ 杨宗生

不只是机场的轮椅。

女儿的新家在悉尼北区一个名叫“克罗斯耐”的小镇上，离市中心有十来分钟车程，出门是商业街，店铺林立，多是咖啡馆、面包店和杂货铺。我脚腿不便，刚出门便注意到马路两旁的人行道都有供路人歇脚的木制长椅，隔一二百米就有一张，长椅都有靠背，一张可坐三四人。见此不免窃喜：在这里，不愁出门无处歇脚了。这以后，每逢暖和天气，我就出门散步，走累了，就坐到长椅上休息。有时靠在长椅上伸展四肢，望着脚边点点觅食的鸽子，恍如白居易所言：“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负冬日》），而心神怡。

悉尼有上百个像“克罗斯耐”这样的小镇。我在探亲期间，乘车经过、也到过不少市镇，无一例外路边都有这样的长椅，只是颜色不同，有绿色、蓝色、红色、褐色、银白色，大多数是黄色的木条椅，不仅郊区的市镇，就是市中心的人行道也有。

路边的长椅，是悉尼街头一道独特的景观。笔者久居的“大特区的省会”，以及到

[心香一瓣]

海南的春天

□ 张少中

有人说，海南岛没有春天，或者说，海南岛的春天太短了，短促得如转瞬即逝的昙花，让人没有印象，没有感觉，体味不出意境。

我说，海南岛果香常年，花开四季，四季皆春。

阳历二月，北方还是冰锁雪封的时候，五指山深处的木棉树已经悄然无声息地绽放出热烈的红焰了——光秃的几乎没有叶子的枝桠桠上，似乎一夜间突然缀满了红色的、紫色的、橙色的……木棉花，每一朵都极尽所能地热烈地释放着生命精彩！

满树的红花，却找不到一片绿叶。那花儿总是急匆匆像给别人腾地方似的忙着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就开花，一谢叶儿就脚跟脚地冒出来了。红花与绿叶异时相现，从不交集，互不映衬，更没有一生相守的机缘，但它们却各展示着自己的亮丽和风景。

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形容木棉说：“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南宋诗人刘克庄也有诗赞之曰：“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棉花。”

五月间漫山遍野的红毛丹，四季中姹紫嫣红的三角梅，一年里常绿常果的椰子树，寒冬腊月香溢神州的新鲜瓜果，还有那无数种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不都是海南岛春的外衣、春的意象、春的诗情、春的境界？

海南岛的春天就是这样——没有冰雪融化、万物苏醒的前奏和序曲，也没有春风几度、嫩绿渲染的铺垫和过度，悄然而来，来而常驻，因而海南岛的春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有英文简介。我们到时，已有好几个年轻人争着坐到“座椅”上拍照，旅游团的导游在用英语介绍“座椅”的故事。经女儿翻译，我得知了故事的梗概：

这座1945年命名的皇家植物园，原先是一大片荒漠，像俄帝国的“西伯利亚”，是流放罪犯的荒凉之地。当年英国派驻澳洲的总督拉克伦·麦考里，是位开明的政治家，主政期间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创举：下令打开从英国流放到悉尼的罪犯的手铐、脚镣，组织犯人在现在的植物园开荒种地，并于1816年在这里建起澳洲的第一个农场。由于政绩显赫，后人誉之为“现代悉尼的缔造者”。

麦考里的夫人是位贤内助，极力支持丈夫宽待凶犯等革旧创新的举措。麦考里公务繁忙，她经常独自到农场里散步，坐在农场边缘的达令港海崖的岩石上休息。

麦考里回英国述职，她每天坐在岩石上观望港湾过往的船只，盼望丈夫早日归来。解放了手脚的犯人见此情景，为感恩，就地取材用麦考里夫人经常落座的岩石凿成一条长凳，以方便夫人休息。

植物园内还有一条长长的“麦考里路”，我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望着络绎不绝的游人